

## 孫子的哲學思想淵源

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有兩大主流，一為道家，一為儒家，前者以老子為代表。後者以孔子為代表。可是兵家的哲學思想是屬於那一主流呢？孫子生當春秋之世（與老子孔子同時），他著兵法十三篇，僅就學說本身的價值說，實與孔子的「論語」，老子的「道德經」，鼎足而三，平分秋色。尤以孫子到了最近兩世紀，譯本遍全世界。各國軍人莫不競相傳誦，奉為無上圭臬，更見它的偉大和不朽。不過孫子基本的哲學思想不是獨創的，卻有其淵源，即淵源於道家的老子，不是淵源於儒家的孔子，其實不祇孫子如此，即我國歷代兵家名將亦多精通道學，（請注意！道學與道教有別），受其（老子）影響，前人說：「兵道同流」。實非虛語。所以研究孫子者不可不研究老子，了解老子，更會了解孫子。

老子這一部書，都五千餘言，雖其中非盡屬論兵（僅有一部份論兵），但他的哲理卻可以完全運用於軍事上。日人曾將全部老子解釋為「兵法」的書（我國隋書亦有「老子兵書」的記載），亦如我國近人有「論語兵學」之作（兵學書店出版），可見老子在軍事學上的價值。我想古時孫子得到這一部書，熟讀又熟讀，終把老子的哲學思想接受過來。但他接受了它來寫成了這一部震撼古今的兵書——一面樹立了「中國軍事哲學」（國父中山先生語），另一面卻不流於玄，且昇華而為「軍事科學」，這是孫子進步之處。雖說孫子在十三篇中僅提到黃帝，如行軍篇說：「凡此四軍之利，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。」（按黃帝與老子同為道家之祖）沒有提到老子，但有書可證，他的哲學思想即是淵源於老子，此說並非自我始，我國學者早即有此說，日本漢學家又為兵學家北村佳逸氏在其所著：「孫子解說」一書中，曾引老子的話以證孫子，但過於零星雜亂。而像我在本文下面所做這樣稍有系統的研究，與全面的對照，也許是一個嘗試的創舉吧。

（一）「道」為老子的本體論，亦為孫子的本體論，故孫子在始計篇列「道」為勝負悠關的五事之首位，說：「道者，令民與上同意，可與之死，可與之生，而不畏危也。」又列為七計之首位，說：「主孰有道」，再於軍形篇強調說：「善用兵者，修道而保法，故能為勝敗之政」。然而孫子之所謂「道」，即淵源於老子的「道」，老子說：「道者，萬物之奧」。又說：「道，沖而用之或不盈，淵兮似萬物之宗。」又說：「道將無為而無不為，侯王若能守之，萬物將自化。」一國元首如果有道的話，在政治上的表現為施行仁政，或救國利民的主義，那麼便如老子所說：「萬物將自化」。亦即孫子就戰爭而說，便可以「令民與上同意，可與之死，可與之生，而不畏危也。」道的功效可見。（附註：「奧」——藏也，言萬物無所不容也。詳閱張默生著「老子章句新釋」一書。）

又，老子之所謂「道」，是含有自然的意思。他說：「王法地、地法天、天法道、道法自然。」又說：「道之尊，德之貴，夫莫知命而尚自然。」又說：「以輔萬物之自然，而不敢為。」今人對於這個自然的解釋為「自然的法則」或「自然律」，孫子吸收應用於兵法上則認為指導作戰必須順乎自然的情勢，不可違反自然的法

則，因為這樣，方能必勝，且易勝。他說：「善戰者，能為不可勝，不能使敵之必可勝；故曰：勝可知，而不可為。」又說：「善戰者，求之於勢，不責於人，故能擇人任勢。任勢者，其戰人也，如轉木石，木石之性，安則靜，危則動，方則止，圓則行。故善戰人之勢，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，勢也。」（兵勢篇）又說「故兵之情：圍則禦，不得已則鬪，逼則從……投之亡地然後存，陷之死地然後生。夫衆陷於害；然後能為勝敗。」（九地篇）古來名將之制勝，莫非由於把握著這個自然的情勢與法則。

（二）戰爭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為上策。孫子說：「凡用兵之法，全國為上，破國次之；全軍為上，破軍次之；全旅為上，破旅次之；全卒為上，破卒次之；全伍為上，破伍次之。是故百戰百勝，非善之善者也，不戰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；故上兵伐謀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……故善用兵者，屈人之兵，而非戰也；拔人之城，而非攻也；毀人之國，而非久也，必以全爭於天下，故兵不頓，而利可全，此謀攻之法也。」（謀攻篇）這個崇高偉大的謀攻思想是淵源於老子所說的：「以道作人主者，不以兵強天下，其事好還。」「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；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淡為上。勝而不美，而美之者，是樂殺人。夫樂殺人者，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。夫佳兵者，不祥之器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」「以無事取天下。」「善勝敵者不與，」「天之道，不爭而戰勝。」及「聖人之道，為而不爭。」的哲理。（附註：「好還」——謂循環報復也。「恬淡」——不為功利所誘也。「不處」——不肯輕易用兵也。「無事」——不戰也。「不與」——不與爭戰也。）

（三）孫子首倡拙速主義，即現代速戰速決的根源。他說：「故兵聞拙速，未覩巧之久也。」（作戰篇）又說：「其疾如風……動如雷霆。」（軍爭篇）又說：「兵之情主速，乘人之不及，由不虞之道，攻其所不戒也。」（九地篇）這是淵源於老子所說：「大巧若拙。」及「善者，果而已，不敢以取強。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驕，果而不得已，果而勿強。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」（附註：老子此節是說善戰的將帥，其用兵乃是迅速果斷地（果）取得戰果，決不驕矜自持，好戰喜功，否則，久戰下去，必致招來敗軍覆國之慘。「早已」——早死或早敗也。）

（四）用兵作戰不外奇正兩端。孫子說：「三軍之眾，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，奇正是也。……凡戰者，以正合，以奇勝。故善出奇者，無窮如天地，不竭如江海。」（兵勢篇）這是淵源於老子所說的「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。」及「正復為奇。」又，孫子把奇正的運用作為戰爭的藝術化，故有「聲不過五，五聲之變，不可勝聽也。色不過五，五色之變，不可勝觀也。味不過五，五味之變，不可勝嘗也。戰勢，不過奇正，奇正之變，不可勝窮也。」（同篇）之說，老子說：「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。」極相暗合。

(五) 先知為制勝之本。孫子說：「知彼知己，百戰不殆；不知彼而知己，一勝一負；不知彼，不知己，每戰必敗。」（謀攻篇）老子說：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」又說：「知，不知，上。不知，知，病。」又說：「天下有始，以為天下母。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，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，沒身不殆。」兩相對照，若合符節。（附註：「始」，「母」——均指道也。「子」指萬物也。）

(六) 作戰須先立於不敗之地。孫子說：「昔之善戰者，先為不可勝，以待敵之可勝；……故其戰勝忒（差夫也），不忒者，其所措必勝，勝已敗者也。」（軍形篇）老子說：「為天下忒，常德不忒，復歸於無極。」又說：「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。」又說：「善建者不拔。」

(七) 作戰貴立於主動地位。孫子說：「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，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。故善戰者，致人而不致於人。」（虛實篇）老子說：「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。」又說：「古之用兵者有言：『吾不敢為主而為客，不敢進寸而退尺。』是謂行無行，攘無臂，執無兵，扔無敵。」（附註：「主」是指用兵去進攻敵人的，「客」是指來侵我，不得已而應戰，故說「不敢為主而為客。」這樣，主勞客逸，進躁退靜，完全立於主動地位，那就可以成為無「敵」了。附註：「行無行」——上行為行動意，下行為行列意。「攘」揜袂出臂意。「兵」——兵器。「扔」——因也。即說能立於主動地位，致人而不致於人，便可以無「敵」，勝操左券了。）

又，孫子說：「故敵佚能勞之，飽能饑之，安能動之。」老子說：「孰能晦以理之徐明，孰能濁以靜之徐清，孰能安以動之徐生。」這是孫子淵源老子的又一證明。（附註：「徐」——慢慢也。全文是說「道」，能使黑暗變光明，能使污濁變澄清，能使萬物化生。）

(八) 誘敵作戰為制勝要訣。孫子說：「故善動敵者，形之，敵必從之；予之，敵必取之；以利動之，以本待之。」老子說：「將欲歛之，必固張之。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。將欲廢之，必固舉之。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。」（附註：「歛」——縮也。）

(九) 作戰須時加戒備，不可輕敵。孫子說：「以虞待不虞者勝，」（謀攻篇）又說：「夫惟無慮而易敵者，必擒於人。」這是淵源於老子所說：「禍莫大於輕敵，輕敵幾失吾寶。」及「輕則失根，躁則失君。」的哲理。（附註：「君」——主宰也。）

(十) 輜重與作戰有著密切關係。孫子說：「軍無輜重則亡，無糧食則亡，無委積則亡。」（軍爭篇），老子說：「君子終日行，不離輜重。」

(十一) 軍機應保守秘密，不可洩漏於敵人，甚至我部屬士兵亦不可使其知道。孫子說：「能愚士卒之耳目，使之無知。」再引申說：「犯之以事，勿告以言，犯之以利，勿告以害。」（九地篇）老子說：「古之善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。」

民之難治，以其智多。」老子且主張國家所擁有的犀利武器（如今所謂「秘密武器」，如原子彈等。）亦不可公開使敵人知道其秘密，他說：「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」孫子在十三篇中，雖沒有單獨提到利器要保守秘密，但軍事上一切的重要措施，他都是強調要保守秘密的，如說：「不可先傳」（始計篇），「難知如陰」（軍爭篇），「靜如處女」（九地篇）及「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，」（軍形篇）等。

（十二）凡事須因人而用，尤以軍中人事為然。孫子說：「故善戰者，求之於勢，不責於人，故能擇人而任勢。」（兵勢篇）老子說：「聖人執左契，而不責於人。」又說：「聖人常善救人，故無棄人。」（附註：「執左契」——古代券契分為左右契，各執其一以為信。如史記田敬仲世家中有「常執左券，以責秦韓」之句。全文是說，聖人因人而用，只執左券以求合符信，不予苛責，以求上下相和。）

（十三）凡事必有利害的兩面，尤以軍事為然。孫子說：「智者之慮，必雜於利害。雜於利，而務可信也；雜於害，而患可解也。」（九變篇）又說：「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，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。」（作戰篇）老子說：「禍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禍之所伏。」又說：「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矣。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矣。故有無相生，難易相成，長短相形，高下相傾，音聲相和，前後相隨。」又說：「勇於敢則殺，勇於不敢則活，此兩者，或利或害。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？是以聖人猶難之。」

（十四）用兵之法，極其微妙。孫子說：「故善攻者，敵不知其所守；善守者，敵不知其所攻。微乎微乎，至於無形，神乎神乎，至於無聲，故能為敵之司命。」（虛實篇）又說：「故形兵之極，至於無形，無形則深間不能窺，智者不能謀。」老子說：「視之不見，名曰夷。聽之不聞，名曰希。搏之不得，名曰微。此三者，不可致詰，放混而為一。其上不皦，其下不昧，繩繩不可名，復歸於無物。是謂無狀之狀。無象之象，是謂惚恍。迎之不可見其首，隨之不可見其後。」又說：「大象無形，道隱無名。」（附註：「皦」——光明也。「昧」——黑暗也。「繩繩」——綿綿不絕也。「惚恍」閃爍不定也。）

（十五）水為五行之一，向為哲人用以喻其哲理。孫子用以喻兵說：「夫兵形象水，水之形，避高而趨下；兵之形，避實而擊虛；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因敵而制勝。故兵無常勢，水無常形，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，謂之神。」老子以水喻道說：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而不爭，故無尤。處眾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」又說：「天下莫柔弱於水，而堅強者莫之能勝，其無以易之。」道以「柔」而高，兵以「柔」而勝，孫子本乎老子，益見相得益彰了。

（十六）孫子描寫良將指揮作戰的形態說：「紛紛紜紜，闔亂而不可亂也，渾渾沌沌，形圓而不可敗也。」（兵勢篇）老子說：「道之為物，惟惚惟恍，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。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。」（附註：「恍惚窈冥」——看不清，拿不出之狀。）

(十七) 孫子描寫哀兵必勝說：「吾士無餘財，非惡貨也；無餘命，非惡壽也。令發之日，士卒坐者，涕霑襟；偃臥者，涕交頤。投之無所往，諸劌之勇也。」（九地篇）老子說：「抗兵相加，哀兵勝矣。」（附註：「抗兵」——舉兵也。）

(十八) 帶兵要以慈愛為本。孫子說：「視卒如嬰兒，故可與之赴深谿；視卒如愛子，故可與之俱死。」（地形篇）老子每以嬰兒喻道說：「專氣致柔能嬰兒乎？」又說：「我獨泊兮其未兆，如嬰兒之未孩。」這也可以說是孫子行文與老子相近之處。孫子之作是言，實給予把部屬和士兵看做牛馬一樣的帶兵官們的當頭棒。但他卻是淵源於老子所謂三寶之一。老子說：「我有三寶，持而保之，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慈故能勇；儉故能廣；不敢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長。今舍慈且勇，舍儉且廣，舍後且先，死矣。夫慈以戰則勝，以守則固，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」慈的效果可見。如果一個帶兵官能以慈道為本，不特可以使士兵勇於戰鬥，而且可以導致戰爭的必勝。（附註：「孩」——古字，未知喜笑也。）

(十九) 將軍應有「靜幽」「正治」的基本修養。孫子說：「將軍之事，靜以幽，正以治。」（九地篇）而老子則說：「守靜篤。」又說：「正善治。」及「清靜為天下正。」

(二十) 將軍應淡於名利，不可自伐其功。孫子說：「故進不求名，退不避罪，唯民是保，而利於主，國之寶也。」地形篇又說：「故善戰者之勝，無智名，無勇功。」（軍形篇）老子說：「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。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。富貴而驕，自遺其咎。功成，名遂，身退，天之道。」又說：「自伐者無功，自矜者不長。」又說：「致譽無譽，不欲碌碌為玉，珞珞如石。」又說：「聖人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劌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」又說：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長久。」又說：「聖人為而不恃，功成而不處，其不欲賢。」（附註：「致」——與至同。劌——銳利也。「肆」——申也。「見賢」——自己表彰也。）

(二十一) 將軍不可徒恃其勇敢。孫子說：「必死可殺」（九變篇）。老子說：「堅強者死之徒。」又說：「勇於敢則殺。」

(二十二) 將軍不可貪生。孫子說：「必生可虜」（九變篇）。老子說：「人之生，動之死地，亦十有三，夫何故？以其生生之厚。」（附註：「十有三」——指一人之四肢九竅也。「生生」——求生也。）

(二十三) 將軍不可動怒。孫子說：「忿速可侮」（九變篇）。又說：「主不可以怒而興師，將不可以愠而致戰。」（火攻篇）老子說：「善戰者不怒。」

(二十四) 將軍不可以愛民而貽誤軍事。孫子說：「愛民可煩。」老子說：「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。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。」（附註前句是說天地對萬物

並沒有施以任何特別仁愛，都是任其好像祭祀時所用的芻狗一樣，即用草紮成的狗，用完後，隨便拆除和拋棄。）

依於上面的分析和對照，可知孫子的軍事哲學思想是淵源於老子為任何人所不能否認了。老子博大精深，孫子亦博大精深，一則成為道家之祖，一則成為兵家之祖，互相輝映，各有千秋。不過老子主張「無為」，易流於消極，而孫子學老子則無此弊端，他始終是積極的——如說：「先為」，「能為」（均見軍形篇）「可為」（虛實篇）等，及「求勝」，「必勝」（均見軍形篇），「必取」，「必固」（均見虛實篇）等，畢竟因戰爭與其他一切問題不同，所爭者五分鐘，一時「無為」，便會生「虛」為敵所乘，而敗軍覆國即隨之。此外，老子的戰爭觀念是帶有點灰色的，如說：「殺人之眾，以哀悲泣之，戰勝以喪禮處之。」這雖然不失為一種樂不忘悲，勝不忘敗的觀念，但在今日正盛行著「慶祝勝利」的風氣下，我們是不能這樣做的。而孫子自「始計」至「用間」雖以「不戰」為上，卻以「必戰」為主，全書都是充滿著一種雄氣殺氣，毫無灰色悲觀的表現，很現實地系統地進行他兵學理論的建立，無怪到了今日仍為中外尊崇，師表萬世了。